

叶斐作品集

26

蝴蝶戏猫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7247.5/1

I247.5
Y78

蝴蝶戏猫

叶雯/著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书

南京图书馆
文艺书刊室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 4041

叶雯作品集 ②⑥

蝴蝶戏猫

作 者:叶 雯(台湾)

责任编辑:邱梦琪

封面设计:蓝 田

出 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印 刷:长教工会印刷厂

850×1168mm 1/32 印张 6

字数:140,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,000 册

书号:ISBN7-80599-479-X/I·132

定价:390.00 元(全集) 10.00 元(单册)

又到收获时

(代序)

欣涛

欣涛自一九九六年开始向大陆读者推出叶雯作品以后,陆续收到了数以万计溢满热情充满关心的读者来信。对于大多数读者对叶雯作品的支持与关怀,欣涛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,并继续一如继往的荐出新作,以飨我们的读者朋友。

少年时光,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,她充满着浪漫,温馨,充满着梦的幻想,更编织着每一个人的方方面面。叶雯的作品,就代表着现代的青年人,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欢乐与苦脑,代表着人生的梦想与回味,她的《就爱你的坏》《追猫方程式》《磨人小天使》无不让人读得爱不释手,牵人心动。《错坠时空的星子》《等候千年》《与你相约在前世》又让人进入一个梦境时分,产生梦的幻想。

随着时间的漂移,作品的持续增多,越来越多的读者朋友要求叶雯小姐出一套精美的全集。因此欣涛征得叶雯的同意,将叶雯小姐过去发表的优秀的作品,送给我们的读者朋友。希望我们的读者朋友们能象以前的喜爱、一样的关心。

这次精心出版发行的叶雯作品集共计 39 本。故事内容宜古宜今情节浪漫激烈,充满创意,一定能使读者朋友看后感到阵阵幻梦欲和新鲜感。最后欣涛要向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。当初能荐出叶雯是欣涛的努力。此时的全集更能代表作者和读者的心灵交流。欣涛珍惜叶雯小姐写出来的每一部作品,每一个文字,每一段栩栩如生的画面。请大家接受我的这份礼物吧!

欣涛 98 年 11 月台北

内 容 提 要

她这辈子全让那两个臭贝勒给赌掉了！
亏其中一个还是她视如兄长的未婚夫哩！
平常精得跟狐狸一样爱闹人也就算了
居然还伙同那“御猫贝勒”来设计她？
哼！既是皇上“宠物猫”就该认分点
不去“灭鼠”，捉她这“蝴蝶”作啥？
搞清楚，她可是硕王府的绝色格格耶！
混蛋亲王生的混蛋家族是怎么找她家麻烦
害她豪情的二阿哥丢官、老婆也差点飞了
竟还厚脸皮的想把格格她也“收编入列”
有一个专扯她后腿的未婚夫婿已够倒楣了
谁会笨得再去和那只猫“攀亲带戚”啊！
激她去和鬼打交道，卷入人家灭门血案中
就是猫科动物特有的“示爱方式”吗？
谁理他！她可是翩翩起舞在上的“彩蝶”
哪由得猫儿任意戏弄的！谁戏谁还不知道
呢……



A

“^亲硕王府硕王暨思麒思贝勒、亭兰格格到!”

中堂惠大人府邸门前一声洪亮的吆喝,沿着大门一路伸展进去的侍卫们,十多人轰然同声相应,一直传达喧腾热闹的正厅院中。

“硕王爷!”一个白发苍苍的斯文官满脸喜气,双手拱礼迎上前去。

“恭喜惠大人,这是太子和小女。”硕王爷回手拱礼。

“祝中堂惠大人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。”思麒和亭兰当下行礼,周围一大群贝勒、格格,叽叽喳喳的把注意力全转移到他们这一对俊兄身上。

“好好好!”惠大人两颊泛着健朗而开怀的红光。“好俊俏的一对孩子,硕王爷好福气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硕王爷嘴上这么说,脸上倒是一副当之无愧的简意笑容。

而位大人进正厅内入座伺宝之后,院里的一大票少爷小姐们才一窝蜂的全拥下来。思麒一堆,亭兰一堆,以他两为中心簇拥出两堆热闹的人潮。

“思麒贝勒,难得大秋有机会在朝堂之外碰到,可得好好儿聊聊。”





“亭兰格格，人家等你好久，一直等你不来，那我一定会提早退席，去你家找你玩。”

“亭兰格格，咱们来下棋好不好？教我们几招嘛！”

“哇，格格今儿个戴的绢花是大牡丹，跟格格好配喔。我也有一些，可是戴起来就没这么美。”

“格格，你组的弈茗诗社何时再聚会啊？我一直甘等着再和你闲聊的机会都……”

“亭兰格格……”

大伙人叽叽呱呱的围着他们转。思麒最受不了这种场合，转身就踱到别的地方去，完全不给人颜面。亭兰可就不同了，对这种情况是如鱼得水。

她像是天生的偶像，专门给人崇拜似的，只要有她露面的场合，就免不了这种前簇后拥的热闹景象。

“别在这儿嚷嚷，忽略了主人！”亭兰一开口，尊贵气势慑倒所有人，严然成为姑娘们的意见领袖。“琉璃姐姐、玲珑妹妹。”她落落大主地牵起与她年龄相仿的惠大人的两个女儿，转头对身旁的众家格格们说：“咱们这一大票人去花园里嚼舌根吧。这里是个家恭犴玉客的地方，咱们聊天归聊天，可别碍着贵客进门。”

一大群衣香鬓影、飘着水粉味的女孩兴高采烈的跟着亭兰的身影离去，留下一票也想跟去凑热闹、亲近亭兰格格的世族公子。

“哎，女人家就是这样。”

“就是啊，只会在人家身旁又叫又转的。”

这些男人话是说得很帅，但全是“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”的无聊心态。若非他们把自己的男人尊严摆得比天高，拉不下脸来跟格格们一块凑热闹，只怕亭兰稍微回头



朝他们勾勾手指，他们早就乖乖的黏在队伍后头，全都跟上去了。

“瞧亭兰格格那股狂傲劲啦？”这群不被亭兰放在眼里的男人扬起一阵嘲讽的笑声。

“没瞧她指挥来、指挥去的德行吗？亭兰格格在此也不过是个客人而已，可你们瞧她方才端起的架子，好像这儿的主人全听她指使似的。”矮胖少爷哼哼冷笑。

“怎么？她指挥一下大伙前呼后拥的乱局，碍着你了吗？”

“我这是主持公道，为大家抱不平。”矮胖少爷豪气万干的拍拍满的胸脯。“场面再怎么乱也有咱们男人坐镇，哪有她狂傲指挥的余地！”

“凭你们也坐镇得了亭兰格格的气势？”那人爆出不屑的讪笑，“该不会你们没被她指挥到，就皮痒不爽，觉得心里不痛快吧？”那人愈说愈嚣张。

“放……放肆！是……是哪个家伙，竟……竟敢对本少爷如此出言不逊！给……给……给我站出来！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一个清脆的合扇声响起，随即在退开的人群中留下一个纤长俊逸的身影——高了矮胖少爷两个头。

“刚才说要我站出来的，是哪一位？”那个嘴角微扬，目光犀利却闪着戏谑的光芒，执站合扇悠哉问道。

“啊！宣……宣……宣兹贝勒！”矮胖少爷抖着两手拱礼道歉，“不……不知是宣慈贝勒，得……得罪之处请多包涵。”

“包涵？”宣慈冷眼斜睨，不悄地哼笑，“可以。我会找个时间想法子，该如何‘包涵’你对亭兰及我的无礼冒犯。”



“宣慈贝勒饶命！我……我就不敢了！宣……宣……”

宣慈以扇打贴在矮胖少爷又抖又哭的脸上，“放心吧！我又不会要了你的命。”顶多扒你一层皮而已。他使出阴阴的俊美笑容。

“谢宣慈贝勒！谢宣慈贝勒！”

宣慈根本不把他的连声道谢与叩首放在眼里，只专注的盯着亭兰远去的方向。

他将冷傲的眼神一转，热切的凝视着远处花园里的翩彩衣，鲜丽倩影。嘴角微扬，流露兴致盎然的潇洒笑容，他大手一抓，就将峰后一位赏景的男子拉到身侧。

“宣慈？那男子虽有功夫底子，但也没料到宣慈会对他突然出手。“你……喂！你要拉我去哪儿？”他边笑边疑惑的被宣慈拉着跑。

“咱们去花园台，元卿。我亲自捉蝴蝶给你瞧瞧！”宣兹头也不回的开心搭话，健步如飞，活像赶着去投胎似的。

“捉蝴蝶？”他们身后留下的一堆男人怪声怪叫。

当今朝堂上的一代红人御猫贝勒，不知代皇上在暗中调查办理多少重大任务，今日竟然牵着一个男人，开开心心的去“捉蝴蝶”？

只有被他拖着听的元卿知道这只御用笨猫在打什么歪主意，贼兮兮的在宣慈背后窃笑。

“亭兰格格，你都用哪卖的水粉胭脂？怎么肤色看来这么晶莹易透，白里透红，真教人羡慕。”一个格格沉醉的望着亭兰。

“哎哟，亭兰格格这是丽质天生，不用水粉都迷人。”





“对呀，瞧！”一个福福态态的格格伸出油白肥满的手，“我和亭兰格格的指甲上是同样的绯色，可是不管怎么比，就是逊了亭兰格格一大截。”

“哇……亭兰格格的手指好纤白修长。”一窝女人叽哇乱叫。

拜托，就只是十只手指头而已，有那么好大惊小怪的吗？亭兰没力的任她们的惊叹。

几个初次上京城拜寿、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乡野千金，头一次看见亭兰这等世袭贵胄的豪门之女，气势非凡、艳冠群芳。这些姑娘们全看傻了眼，没想到有生之年竟能亲眼见着像仙女下凡的绝色格格。

“亭兰格格，我……我们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靚丽的美人。”崇拜的叹息中隐含颤抖。

“你们别老在我身上做文章好不好？”亭兰不耐烦的坐在凉亭石椅上嘀咕，“琉璃和玲珑也是数一数二的美人，你们怎么不拿她们两来做文章？”

老是拿她的美貌当话题，亭兰从小听到大，听都听腻了，怎么不拿其他人来做文间呢？

“我们姐妹平庸得很，怎么与亭兰格格你相提并论。”个性温婉厚的玲珑连忙摆手摇头。

“啊，你们两姐妹当然也是美人呀。”另一位格格勉强的说。只是她们的模样虽然不输亭兰，但亭兰喜怒分明的鲜烈性格，加上爽快的脾气，就是会散发出一股撼人心魂的强烈魅力，让她艳上加艳，令人情不自禁的产生倾慕之心。

亭兰两眼一翻，真快败给这些软趴趴的姑娘们了！

“亭兰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我找得腿快断了！”





突然一个豪迈爽朗的女孩放声大笑大喊，直朝凉亭这儿奔过来。

“芙蓉！你这只大懒虫，明明就是来迟了，还敢假装迷路！想拐她？哼，她亭兰可没这么好骗。”

“好家伙，你连我的底掀了，这么不给我面子。”芙蓉一屁股坐在人群间的空椅子上，横着修长的手就拧了亭兰脸颊一把。

这可吓坏了其他的小姐们。

“你这男人婆，竟敢吃你姑奶奶的豆腐！”亭兰笑着快指一弹，直打向芙蓉那只毛手的手肘麻筋。

“嘿，有进步喔！”芙蓉比她更快一卡的擒住她攻来的玉手，朝外转半圈，就把亭兰一只手的力道全困住了。

“会痛也，你玩真的啊，芙蓉？”亭兰的腕关节完全被芙蓉卡死，连挣扎的余地也没有。

“管他玩真的玩假的，看你这副娇滴滴的模样就想要一耍。”芙蓉放开亭兰，不忘顺势又拧了她另一边脸颊。

“芙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”亭兰又笑又气的胡乱捶起来。

“瞧你这水做的肌肤，捏起来又细又嫩，真舒服。”芙蓉轻轻松松闪躲掉亭兰的乱拳，左拧右拧的玩得不亦乐乎。

“别闹我了啦，否则我真的翻脸！”打不过人家，就翻脸示威给人家看，这是亭兰耍赖的不二法门。

“亭……亭兰格格，这位是……”惠家的姐妹怯生生的开口，因为眼前的景象实在怪异到了极点。

娇真艳丽的亭兰格格，一个人们只敢把她捧天上崇拜的绝色少女，居然被一名菲名闯人的英气女子逼来逗去，简直是在拿亭兰格格当娃娃耍着玩。

怪的是，亭兰格格对此完全不以为忤！



“她呀，她是……别闹了！”亭兰拨开芙蓉那只在乘机搞怪的魔掌。“她是左大人的掌上明‘猪’，左芙蓉。”

“你‘珠’字喊那么用力，当我不知道你在要什么心机？”芙蓉挑眉，贼贼笑着。

“可恶，你去慢慢猜吧！”亭兰吐吐舌头，做了自以为很有威胁感的鬼脸。

那副可爱相，令花丛后躲着的人不禁扑哧一笑。

“啊……对不起，失态了。”在座的惠家姐妹也不好意思的收起刚才不小心爆出的轻笑声。

“哎，兰儿，你有瞧见豫王府的宣慈贝勒吗？我和阿玛抵达此进门拜寿时，亲眼瞧见他哩！”芙蓉像个男孩似的，端着一副豪迈的架式。

“瞧见他又怎样？”她连用鼻孔哼他都算是抬举他了。

“宣慈那家伙长得还真俊，除了你那两位麒麟哥外，我看过的男人称得上俊逸的，大概只有他吧！”

亭兰做出呕吐状，“我说芙蓉格格，你看过的男人还真是少得可怜，这宣慈那副德行也配叫‘俊逸’？”

“不会啊，宣慈贝勒的确满好看的呀。”千金小姐们中传来阵阵抗辩的声音。

“亭兰格格有元卿贝勒那样一位未婚夫，当然不会把其他男人放在眼里。”惠家姐妹边说边指挥仆役们上茶点。

“你的男子气概分点给他，那就天下太平了。”亭兰开心的乐选者自己喜欢的小甜点。

“还是宣慈贝勒够魄力，不仅仅态尊贵，俊美阳刚，家世又显赫，乃当今皇上跟前的大红人，号称‘御猫贝勒’。”芙蓉两手环胸，颇有见地的摇头晃脑。

“是啊，专门在皇上跟前喵喵叫的笨猫咪。”她不屑的



咬一口酥饺。

“亭兰，你怎么这么讨厌他呀？”芙蓉的抱怨声换来不少她身旁宣慈爱慕者的赞同。“虽然你家和王府交情颇差，也犯不着这么讨厌他吧。”

“我不讨厌他，难道还爱他不成？”哼！

“你爱我是无妨，可是别当着这么多人面有说嘛，教我挺难为情的。”一个慵懒的笑语自花丛后逸出。

“谁？”芙蓉抢先一步回头喊。

亭兰本来也打算威风八面的大喝一声，可是来人的声音她一听吓一大跳，满嘴的食物一时梗在喉头。

“亭兰格格！”惠家两姐妹连忙替她拍背倒水。

“你还好吧，格格？”姑娘们全拢过来。

“你……咳咳，你……”亭兰每一开口就咳得半死，手指着那人不住的抖着。

“你没事跑来这里干什么，宣慈贝勒？”芙蓉干脆代亭兰发言，“咱们女人家喝茶聊天，男人来凑什么热闹？”

“噢，是这样的。”宣慈摆出倾醉万人的俊美笑容，不慌不忙地把身后的人拉出来。“元卿想过来找他的未婚妻。”

“找亭兰？”

“是啊，我陪他一起来。”宣慈把手亲密的搭在元卿肩上，两人象“好姐妹”似的靠在一起。

“亭兰边呛咳着边抬起眼来，一看到宣慈那张“风情万种”的笑容就浑身不舒服，连忙收拾起方才狼狈的模样，故作不屑的睥睨他，继而刻意忽视他，转向元卿。

“元卿，你找我干嘛？”

“对啊，我找她干嘛？”元卿斯文有礼的向宣慈请教，只不过脸上的笑容看起来邪气十足。





“来找亭兰聊天啊。”宣慈不怀好意地回元卿一个警告意味浓厚的笑容“你不是说要和她谈谈探险的事吗？”

“喔，对。”元卿乖巧的奉命行事。“亭兰，我来找你聊天，顺便跟你谈谈探险的事。”

“到底是你要跟我聊天，还是宣慈逼你来跟我聊天的？”亭兰一眼就看穿宣慈拿元卿当幌子的把攻，表面上生气，内心却为自己的精明暗感自豪。

与其说是亭兰聪慧过人，还不如说是元卿在刻意拆台，才让她识破了宣慈的伎俩。但她从小就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，总认为自己除了一张漂亮的长相外，共实内在也满含智慧的光华。

亭兰自负的斜着眼角挑衅宣慈，没想到他非但没有把戏被她识破的窘态，反而流露令她心悸的深深凝视与笑容。

“你……你到底想要跟我聊什么？”她架子是摆得很高，可是神情相当不自在。

这个空有一张俊秀脸蛋的家伙，干嘛这样盯着她猛瞧？干嘛还扬起那么魅惑人的嘴角直笑？他那只眼，简直是生来勾引女人的嘛！看来芙蓉方才说的话倒还有几分真理，这家伙长得的确是满好看的。

“我很想多聊聊你的事。”宣慈低沉慵柔的嗓音撩拨着她情窦初开的心，他根本忘了说要来和她聊聊的应该是元卿。

“本格格的事……哪轮得到你来聊！”本想回眼狠狠一瞪，却在回眼的一刹那，她的视线又被宣慈的双眸攫住了。

干嘛老在看我！亭兰又羞又恼的用水汪汪的琥珀大眼瞪着宣慈。





这个死不要脸的色猫，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张狂的直瞅她不放。他竟敢瞪她？好啊，来比嘛，看谁“睥睨”对方的功力比较强！

亭兰倔强的架式令宣慈颇感惊讶。通常在他这般深情款款的凝视下，最常见到的反应，都是姑娘们脸红心跳地逃开他灼热视线的模样。亭兰居然敢正面向他的魅力挑衅，有趣！

就这样，亭兰与宣慈遥遥对峙，盯着对方。亭兰一副“不瞪输你，我誓不为人”的火爆德行，宣慈则量副被挑起狩猎兴致的备战模样。不禁让人想看是这位绝艳悍烈的格格先压倒宣慈自负的气势，还是宣慈这位御猫贝勒会先拎这只狂傲的蝴蝶。

“这……点……点心来了，各位请别客气，尽管用吧。”惠家姐妹连忙招呼愣在一旁，不知所措的诸位小姐。

“啊……对，对，我有点渴了，给我来杯茶吧。”

“我……我也是。”

“他们……宣慈贝勒他们……是不是也要来一些……”

姑娘们均尴尬万分，虽然大家都很努力的想把气氛转回来，可是每个人的视线还是不由主的落在那瞪眼对峙的两人身上。

亭兰不是听不见周遭的嘈杂声，不是感觉不到身旁人们好奇的眼光与窃窃私语，可是这一切竟都被宣慈所辐射出的迫人魅力掩盖下去。

刚才芙蓉好像说过，除了她那对双生哥之外，称得俊逸的男人，大概只剩宣慈了。俊逸？多简陋的形容词！她觉得这男人简直浑身上下泛着魔力，浓眉下精睿的大眼宛





若深邃的黑泉，看久了似乎会把人的神智都吸进深不见底的泉流里。尤其是他唇边那似笑非笑的微扬角度，鬼惑的勾勒她的心弦。

一股奇异的燥热突然自她体内隐隐燃起，渐渐抽紧她的气道。怎么呼吸也愈来愈困难了？不只气不顺，好像心脏也因缺氧而更加剧烈狂跳。好想……好想逃开他的视线范围……

不行！看到宣慈眼中一闪而逝的胜利光芒，亭兰宁死不服的好胜意志又加足了她的拼劲。这个只会用眼睛勾引女人的色猫，休想这么轻易的就摆平她！

亭兰的一切反应全看在宣慈细密观察的眼里，他不是没碰过对他火热凝视还以冷峻对待的女人，但他一眼即识破那些都是女人们想引他注意的反向手段。那些人的内心早已对他渴慕如火，却硬摆出一副道岸然的贞烈态度，他岂会不明白？可是亭兰却不同，非常不同……

凝视她逐渐绯红的柔嫩脸庞，与呼吸起伏愈来愈短促的胸口，他的心底涌起一阵骚动，火热的感觉蔓延到唇齿间，令他口干舌燥，下意识的缓缓以舌尖滋润那两片性感的薄唇。

这个小小的动作重重地振撼着亭兰。她发觉宣慈舔舐双唇的动作，让他线条优美的嘴型更加扇惑魅人，仿佛他正在用唇舌勾引着她，前来探探这神秘的魔力能带给她多大的惊奇。

她也觉得好渴、好热，可是双眼就是舍不得移开。之前她还想逃避，现在则是不想移去。不晓得为什么，她只觉得自己的眼睛似乎不听使唤，只能念恋的在他脸上游移，愈看愈痴迷。

